

紫砂壺



长篇小说书系之拾

ZISHAHUCHANGPIANXIAOSHUSHUXI



凤姐儿

大清沉冤疑案

著名民俗作家 终年遗作 清代沉迷冤案昭雪文坛

情案 命案 贪案 案案相环 亲杀 仇杀 友杀 血溅大清

涂淦生◎著

中国华侨出版社

紫砂壺



长篇小说书系之拾

ZISHAHUCHANGPIANXIAOSHUOSHUXI



凤娘儿

大清沉冤疑案

著名民俗作家 终年遗作 清代沉迷冤案昭雪文坛

徐淦生◎著

中国华侨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凤姐儿——大清沉冤疑案 / 徐淦生著. —北京:中国华侨出版社,2009.8

ISBN 978-7-5113-0054-6

I. 凤... II. 徐... III. ①历史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9)第 134214 号

● **凤姐儿——大清沉冤疑案**

作 者 / 徐淦生

责任编辑 / 卓 力

装帧设计 / 郭小军

版式设计 / 岳春河

责任校对 / 王启明

经 销 / 全国新华书店

开 本 / 787×1092 毫米 1/16 印张 / 24 字数 / 479 千字

印 刷 / 廊坊市华北石油华星印务有限公司

版 次 / 2010 年 1 月第 1 版 201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/ ISBN 978-7-5113-0054-6

定 价 / 38.00 元

中国华侨出版社 北京市安定路 20 号院 3 号楼 邮编:100029

法律顾问:陈鹰律师事务所

编辑部: (010) 64443056 64443979

发行部: (010) 64443051 传真: (010) 64439708

网 址: www.oveaschin.com

e-mail: oveaschin@sina.com

目录 Contents

- 第一章 诱 奸 /1
- 第二章 分 家 /23
- 第三章 情 仇 /41
- 第四章 秋 节 /64
- 第五章 误食毒蘑 /83

- 第六章 抱赃出首 /108
- 第七章 上告两江总督 /120
- 第八章 双头蛇 /143
- 第九章 鄂臬司一堂结案 /175
- 第十章 隔省调审 /196

- 第十一章 任半仙出山 /216
- 第十二章 新戏《寿春图》 /241
- 第十三章 血光之灾 /271
- 第十四章 嘉庆帝二派钦差 /291
- 第十五章 元凶落网 /317

- 第十六章 各个击破 /338
- 第十七章 收 网 /362
- 尾 声 /376

第一章 诱奸

故事发生在清朝第五代皇帝嘉庆九年(1804年)的春夏之交。地点是在安徽省的寿州,这个地方靠近安徽的名产茶区六安。北宋时期从州升级为府,南宋时改名为安丰军,元代改为安丰路。明朝初年又改回原名,仍然叫寿州。寿州下辖一个县,叫怀宁县。

寿州这个地方不怎么出名,因为既无名川大山,又无名胜古迹可供观光游览,寻幽探亲,可是寿州城里的城隍庙却四远驰名,终朝每日善男信女,烧香礼佛者堪称络绎不绝,尤其到了初一、十五,那更是巨烛高烧钟鸣鼓响,梵宫佛殿香火鼎盛。“保佑一方”“有求必应”“救死扶伤”“驱灾除魔”等匾额挂满了大殿和走廊。这是为什么呢?因为这位城隍爷是黑脸儿的。有人会问:“黑脸儿的又怎么了?”原来这位黑脸儿的城隍爷是宋朝的丞相包拯包大人。其实包大人是合肥人,一世为官公正廉明铁面无私,人称包青天。他们就认为,既然是自己的安徽老乡,包大人一定会爱护黎民保佑一方,所以就把包大人给安置在寿州当了城隍爷了。自古以来谁都知道这是迷信,是假的,可是为什么香火又这么盛呢?因为民意是真的。

庙里边这么热闹,那庙外边呢?还得加个“更”字。城隍庙前这条街上真是车水马龙,熙来攘往。摆摊的、摆地的、说书的、唱戏的、卖吃食的、卖估衣的……你喊我叫,此起彼伏,嘈杂喧嚣乱成一片。在这闹市当中,离山门不远的地方,有不少的人围着一个场子。场子里边原来有祖孙二人在打把势卖艺。说是打把势卖艺,可这爷儿俩又跟一般打把势卖的不一样。首先,他们没有兵刃架子,什么刀枪剑戟、斧钺钩叉一概没有,只在地上放着一把宝剑,一杆扎枪,还有一对护手双钩,全都是开了刃的真家伙。使人一望而知这爷俩不是久在江湖上跑码头的卖艺者流。而爷爷眼前的不是孙子,却是个十七八岁的女孩儿。这女孩儿亭亭玉立,高耸挺拔,螭首蛾眉,二目炯炯有神。一看就知道这不是那种苗条淑女型的少女,而是练过多年武功的女中俊杰。爷爷哪,须发斑白,年纪在七十左右,精神抖擞体格健壮。此时爷爷正站在场子中间,恭恭敬敬地向围观的人群一揖到地,然后抱拳拱手开口说道:“各位父老乡亲,各位武林中的老师。在下姓翁草字维光,带着孙女小英本来要去江南投亲,可是一不小心让

歹人把路费给偷光了。我们爷俩流落到上乡，今天想借城隍庙前这块宝地，给父老乡亲们，武林高手们，打套拳、踢趟腿、练趟抡剑，求诸位赏脸，惜老怜贫，赏个饭钱儿，帮个店钱儿，凑点儿盘费，我们爷儿俩忘不了诸位的大恩大德。闲话少说，在下先给各位父老，老师们行礼啦！”言罢，翁维光朝着前后左右四个方位各施一礼，然后转对孙女说：“小英，先给爷爷奶奶，叔叔大爷，武林中的长辈练一套‘六合拳’谢赏！”

“是，爷爷。”小英答应之后，几步走到场子当中，先向四方万福行礼，然后说：“小英才学乍练，说不上是习武中人，在贵宝地献丑啦。练得不好还请各位父老、武林长辈，多多包涵，多多指教！”小英说完之后退了一步，原地不动使了个“飞脚”，手拍鞋帮“啪”的一声脆响，引得在场的观众齐声喝彩：“好！”小英后退几步，暂屏呼吸，正准备开式演练。就在这个时候，忽然有人喊了一声：“慢着！”围观的众人回头一看，不由得让开一条走道，只见从人群中走出来一个大汉，此人的年龄约在三十上下，身体魁梧，一身的绸缎裹非常华贵，看面貌倒也浓眉大眼鼻直口方，但却显得一脸的凶相。说他是地痞流氓泼皮无赖吧，看这身打扮倒也不像，说他不是坏人吧，可怎么也没有给人以安分守己忠厚善良的感觉。

这个大汉走到小英对面，用手一指：“小妞，巧了，二爷我很少来这城隍庙，今天我高兴，给你帮帮场子，闲话少说，来，进招吧。”小英一时不知所措，当她转过头去正要向爷爷询问究竟的时候，岂料那大汉的双手已向自己的胸前抓来，小英急忙闪开，原想跳出圈外，停止这场格斗，可是大汉穷追不舍，二次进招，此人不独来势凶猛，而且功力确实不凡。不容小英再作思索，只好仓促应战。在二人交手的过程中，连围观的外行人都看得出来，那大汉不是有意地去摸小英的乳房，就是特意攻击她的下身。但是这个大汉是个什么人，在寿州地面恐怕无人不知，无人不晓，只怕连寿州知州也惧其三分，所以众人敢怒却不敢言。

翁老汉是个老练家子，这点意思能看出来吗？他之所以不动声色之目的，是想看看这个大汉的武功究竟如何？以应事态的变化。

场子里大汉与小英仍在交手，可是由于大汉的下流行为，使小英由羞生怯，再加上大汉一招紧似一招，一式快似一式，小英心里一慌，脚下不稳，转身退步时竟然跌倒，那大汉一声狞笑扑了过去，意欲在小英身上肆意猥亵。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，翁老汉使了个“旱地拔葱”一跃而起，正好落在大汉与小英之间。他双手抱拳：“这位爷台，小英是个孩子，自然远不是你老的对手。这位爷台既然今天高兴，老朽不才就奉陪您走几趟，过个三招五式。”翁老汉虽然言词谦恭，可是肚子里早憋足了一股恶气，所以不容大汉答话，出手便是“二龙戏珠”，极想戳瞎他的双眼。大汉没有想到老汉出手如此厉害，急忙扭项回头躲过老汉的双指，但他没有料到老汉的右手已到，急如闪电劈胸一掌，打得他连连倒退了三步，当他站犹未稳之际，翁老汉伏下身去，使了个“扫堂腿”，大汉猝不及防，着着实实在在地摔了个四脚朝天。由于翁老汉打倒大汉的这两

招儿太脆，太精彩啦！围观的人群顿时爆发出一阵哄堂大笑，还有不少人情不自禁地喊了声“好！”

这一来弄得大汉面红耳赤，无地自容，他使了个“鲤鱼打挺”纵身而起，恼羞成怒之下用手一指：“好你个老东西！在这寿州地面谁敢把二太爷撂倒，你长了几个脑袋，来来来，咱们再比比家伙！”说时迟，那时快，大汉一言未了，从地上抓起扎枪扬手便刺，翁老汉敏捷地闪身躲过。就在这个时候，从人群外闯进来一个二十多岁的小伙子，他叫张发林，是大汉的远房侄子。此人五短身材，贼眉鼠目两腮无肉，一边大声地喊着：“二叔，二叔，咱们家出事啦！”一边拉住大汉的胳膊往外就拽。

大汉甩开他的手：“怎么回事儿？”

“老爷让你快回家，说二婶快不行啦，不然可要断你的财路。”

“真他妈的！”大汉转对翁家祖孙：“有种的，咱们明天见！”言罢将手中的扎枪投向翁老汉，转身而去。

翁老汉接枪在手，给围观的人群一躬到地，叹了口气：“唉——真是对不住各位父老，遇上一位踢场子的扫了大伙儿的兴致，我们爷俩也练不下去，小英，给众位行礼，谢谢父老乡亲们捧场、站脚相助！”翁家祖孙向四方作揖、万福。

围观的人群真不含糊，大把大把的铜钱给撒在地上，翁氏祖孙一面在地上拾钱，一边不停口地道谢：“谢谢！谢谢诸位父老！谢谢仁人君子……”钱也捡完了，人也散尽了，祖孙二人拿起枪剑走出去没有多远，突然有人在翁维光的右肩头拍了一掌。翁老汉非常警觉地转过身来一看，原来是位慈眉善目的老者，老者拱拱手：“老兄请留步。”翁维光抱拳还礼：“请教老兄是……”

“在下方柏年，寿州一介草民，我想敢问仁兄，你刚才打倒的那个大汉，知道他是什人吗？”

“……像是个富家子弟？”

“老兄眼力不差。不单是富家子弟，他家在我们寿州堪称是首富。他们家姓张，他爹张体文是个奸商，又是寿州张姓的族长，如今年近七十在家养老了，老伴早逝，膝下只有三个儿子，没有女儿，大儿子叫张秀伦，是个秀才，考了两回举人没考上。他们家千顷地、万间房，十几处大买卖，没个人管也不行啊，索性张秀伦就在家里管家，二儿子叫张大有，就是老兄你打倒地那个畜生，这小子是个武举人，仗着他们家大业大财势过人，又有一身的功夫，在我们寿州是出了名的一霸，吃喝嫖赌还则罢了，可恨的是欺男霸女，为恶一方。可惜没人敢惹，无人敢管哪！”

“哦，原来如此，那么他家老三呢？”

“老三叫张大勋，在寿州的下属怀宁县漕运上有份差事，两三个月回趟家。咳！我把话扯远了，我是来告诉你们爷俩连夜离开寿州，张大有这个畜生，官、私两面都有人，你们要是再让他碰上，只怕凶多吉少。”方老汉说着从长衫的兜里掏出一个小布口

袋，递给翁维光，接着说：“这里有点碎银子，搭条船估计够到江南的路费，是非之地不可久留，快走，快走！”

“老兄，平白无故，我怎么能收你的银子呢。”翁维光极力推辞。

“知道刚才大家为什么给你那么多铜钱吗？因为你给寿州的乡亲出了一口恶气！”方柏年说完之后，一路小跑拐进一条小巷。

翁维光朝着方老汉的背影作了一个揖，带着小英沿街而去。

张家的这片宅子一共是五进。锃光瓦亮的黑漆大门上配有一对风磨铜的大门环子。大门两边是两块巨大的上马石。上马石的两侧是两个高大的石头狮子，这对狮子的造型，是模拟江浙一带的风格，一雌一雄，摇头摆尾遥相呼应，极具戏谑童趣令人喜爱。石狮的两侧各有两棵古老的槐树，枝叶繁茂皆可环抱，大门的东西各有三间南房，东边的三间是门房儿，兼仆人住宿。西边三间是外客厅。这所宅院远远望去真是气宇轩昂，超凡出众。

进了大门有个宽大的院落，迎面五间大厅，大厅门外左右两株龙爪槐，浓荫匝地有如伞盖。五间大厅是座过厅，所谓过厅者是大厅的前面都有门，可以穿行，只是后边的门前有架八扇的大屏风，大厅前沿的门窗完全用楠木制造，质地坚硬木纹细腻。厅内所有桌椅几案，一律是红木打造而成。满堂的棕紫色，显得古朴、典雅、庄严、肃穆。美中不足的是，这大厅总有一种让人阴沉晦郁的感觉。不过这也绝非毫无理由，因为这间大厅在平常日子里既无人居住，也无人在此活动，只有一年三节、生日满月、婚丧嫁娶，或是迎接高亲贵友，大摆酒宴的时候才在此举行。

过了大厅的第二进院落要比大厅前的院落小一点，北房只三间，东西配有耳房，北房门前栽有两株海棠，每年的春天淡红色的花朵挂满枝头，引来蜂蝶飞舞燕语呢喃，好一片盎然春色。这第一进是老爷张体文的住处，靠东耳房的东墙与院墙之间，有一条八尺宽的甬道，直通第三进。

第三进的院落，房间规格与第二进完全一样，不同的是房门前栽的是两棵柿子树。因为柿有八德：一长寿；二多荫；三无鸟巢；四无虫；五霜叶可赏；六可娱嘉宾；七落叶可供临书；八柿叶煎水可治胃病。因此民间将柿子视为大吉的象征。住第三进的是张体文的大儿子张秀伦和他的妻子马氏，带着丫环小红。跟第二进一样，东耳房与院墙之间也是一条八尺宽的甬道，通往第四进院。

第四进房间的格局与二进、三进大不一样。没有北房，只有东房三间和西房三间，全都是两明一暗的结构，北面是院墙，院墙的中间有个月亮门，不过这个月亮门比一般跨院的月亮门要大些。月亮门前不远的地方，有一大盆用青石堆儿架起来的荷花缸，到了夏天，荷叶青青花香四溢，更是绚丽脱俗。进了月亮门，除了一条狭长的院子，就是十间后罩房，两间是一个隔断。其中有两间是厨房，剩下的八间有的是厨子

和男佣人住，有的是仆妇张妈住，再有的就存放些一时用不着的什物等。

这个院子里的西三间是张大有跟妻子住。东三间是张体文的三儿子张大勋和妻子胡氏住，兄弟俩门对门儿。张大勋在怀宁县漕运上管个二十几只船，主要是把粮米从怀宁运往北方，近处则是省城，远处是北京，所以没有固定回家的日期，有时十天半月，有时五六十天。就是回趟家也待不了个三早清两晌的。胡氏倒也不在乎这些，闲来无事到大嫂屋里聊聊天，跟二嫂学学针线活儿。二嫂娘家也是有钱人家。从小是小姐，跟着家长一板一眼地学过女红针黹。

当时的婚姻是很讲门第关系的，所谓门当户对嘛。可是胡家跟张家这门亲事结得有点特殊。胡家住在农村，租种着张家的二十几亩田地，胡氏的父母早亡，只有哥哥带着胡氏和她的嫂嫂三口人过日子。哥哥叫胡兆信，后来生了个男孩，小名叫冬哥儿，胡氏生在春天梅花开放的季节，所以乳名叫梅子。大清国时代除非书香门第，官宦人家的小姐有名有字，一般人家平民百姓乡间村姑，有个乳名也就罢了，出阁之前家长、家人、左邻右舍，街坊同乡叫叫而已。出阁之后娘家姓什么就称为什么氏，例如胡梅嫁到张家，则被称为胡氏，或三媳妇，没人再叫她的乳名了。

胡氏虽然是个乡下姑娘，可长得非常漂亮，天生丽质。论身材不高不矮，不胖不瘦，削肩细腰丰姿袅娜。她的二目虽不是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，却看上去既含羞又含情、深邃脉脉，通鼻梁儿，唇红齿白，最显眼的是她的皮肤不仅肌如羊脂而且嫩得滑腻。几年前，张体文带着大儿子秀伦和三儿子大勋下乡来，让他们认认自家田地的范围和租地的佃户，这种活动张大有是不来的。他去干他那些寻花问柳，吃喝嫖赌的“正事”去了。张家父子三人来到胡家，胡兆信自然远接高迎，胡兆信的妻子忙于煮茶烧饭，端茶送水的事儿自然由梅子来做。张大勋头一眼看见梅子就愣住了，因为他从来没见过这样的美人，这不是天仙下凡吗？目不转睛，两眼发直。张秀伦见其如此失态，用眼碰了大勋一下：“嘿！怎么回事？”

张大勋这才回过神来，他凑到秀伦的耳边，压低了声音说：“大哥，求你跟爹说说……”

张秀伦忍住笑，明知故问：“说什么呀？”

“唉——我还没娶媳妇哪，我都快三十啦！”

“去你的吧，你才二十三，就快三十了，没娶媳妇，爹不是托人给你张罗着吗？”

“哥！你从小就疼我，今儿怎么拿我开心哪。”

张秀伦忍不住笑了：“你要谁？得说明白了啊。”

就在这个时候，小梅一转身走开了。张大勋接着说：“这还用问吗？”说着冲小梅的背影一努嘴。

没等张秀伦回答，张体文问下来了：“你们俩人嘀咕什么哪？”

张秀伦赶紧在父亲耳边说了几句什么。

张体文长出了一口气：“嗯——长得是不错，可不知道人家订了亲没有？”

张大勋听出父亲没有反对的意思，自然喜不自禁，急忙捅了他大哥一下：“问哪！”

“火上房啦！‘急纺没好纱，急蒸没好馍’。这么着急，你问去。”

张大勋落了个自讨无趣。

就在这个时候胡兆信从屋里端来一大碗脆枣：“老东家，二位少爷，这是咱自家院里树上结的，又脆又甜，都洗过两遍了，你老跟少爷们尝尝。”

张体文拿了一个放在嘴里，咬了半天才咬下来一小块儿：“嗯，甜是甜，可惜我这牙口不行了。”

张秀伦一边吃着枣，一边问：“兆信，你家几口人？”

“四口。”

“刚才送茶的那是……”

“我妹妹。”

张体文接着问：“这孩子十几了？”

“十八了。”

“哦，有人家了吗？”

“回东家的话，还没有哪。”

“嗯。挺好的孩子嘛。”

“农村里长大的丫头，没啥出息。”

“不一定，我看这孩子就不错。”张体文说着站了起来：“好，走了。我们上村长家里去看看。”

“别呀！老东家，怎么也得吃了饭再走呀。”

“不行，眼看着日已偏西。”张体文马上起身，说走就走。

胡兆信大声地喊着：“家里的，小梅，赶快出来送送老东家跟二位少爷，老东家走啦！”

等兆信媳妇跟小梅跑出大门口，那爷儿仨早已拐弯儿了。

晚饭前张家爷儿仨走了，吃晚饭的时候村长就来了。进了门先道喜：“大兄弟，弟妹，小梅，我是专门来道喜的，道喜，道喜，你们老胡家可是喜从天降啊！”

“村长，你喝多了吧？”胡兆信真的莫名其妙。

“酒是要喝的，可是我还没喝哪。”村长说着真从怀里掏出一瓶酒来放在桌上：“我知道你们家今天杀了鸡啦，端上来吧，咱哥儿俩边吃边说。”

村长告诉胡兆信，张大勋看上小梅了，他爹也愿意，不讲门当户对了，双方都见了面啦，就图个人好，聘礼方面有三条：第一，租种张家这二十多亩地送给你们了，分文不取毫厘不变，过两天让胡兆信去趟寿州，办个过户的手续，这地就姓胡了。第二，三天之内张家派人先送过来二百两银子的聘金。第三，十天头上放大定，张家会送来赤

金的镯子一对跟全套的簪环首饰，还有绫罗绸缎，成亲的日子定在十月初一。查过《皇历》，是个好日子。

这真是天上掉馅饼，欣喜若狂。乐得胡兆信两口子一夜没合眼，可是住在对面屋的梅子，听到这个消息之后犹如晴天霹雳。整整地哭了一夜，这是为什么？因为这村里有个小伙子叫张伦，比梅子多两岁，也是张体文家远房的族侄，他跟梅子从小一起长大，青梅竹马两小无猜，可是时间如白驹过隙，一个长成了精壮的少年，一个长成了亭亭玉立丰满多姿的少女，月下花前情深意笃。这两个人如果没有私订终身，岂不成为咄咄怪事了吗。可是人世间又有多少事遂人愿啊！梅子饮泣吞声哭了一夜，想了一宿，想来想去只有一条路，那就是把这事儿告诉张伦，俩人手拉手地去跳河，梅子又想到，张伦肯这么干吗？“俩人从小一起长大好是好，可是生归生，死归死，人心隔肚皮……要不就一块儿逃跑！可是往那儿跑呢，远处无亲，近处无友，上哪去呢？张伦给人家当长工，身无分文，自己就更不用说了，逃乡在外岂不要露宿街头，沿街行乞吗？难道俩人相好就为了去要饭当叫花子？这不成了天大的笑话了吗？……对！我自己去死。再想想，如果我一死，哥哥嫂嫂岂不落个人财两空，又是钱，又是地，从小父母双亡，哥哥嫂嫂把自己带大不容易呀！我就这么一死，哥哥还得去借钱给我买棺材。村里的乡亲怎么说？打着灯笼都找不着的这么一门好婆家她不去，一准是干了见不得人的事啦，怕嫁过去让婆家看出来……”

梅子再也忍不住了，她大喊了一声：“老天爷呀！你怎么就不给我留条路走啊？”她一头撞在床边的墙上，放声大哭。

这哭喊声自然惊动了胡兆信夫妻，妹妹跟张伦要好的事儿，妹妹自然不会公开的说，可是哥哥、嫂嫂子又不是傻子，他们心里都有数儿，所以赶紧跑到梅子屋里安慰妹妹：“梅子，别哭了，你心里的事儿我跟你嫂子都明白，张伦是个好孩子，要是没有张家提亲，你跟张伦的事哥哥绝不拦着，可是如今……”胡兆信也抹了一把眼泪。

嫂子用手抚摸着梅子的头发：“梅子，咱姑嫂这些年来，我没拿你当小姑子，你就是我的亲妹妹。张家来提亲，人家有钱有势，咱们敢摇头吗？谁让咱们穷呢，惹恼了张家，把这二十几亩地收回去，咱家可怎么办……再说你嫁到张家也能过上好日子，吃不了亏。看在你们兄妹之情上，就算委曲你啦！”

“妹妹，你放心。”兆信接着说：“张家不是给了咱二百银子吗，将来张伦的婚事我包了，说了不算，灯灭我灭！”

话都说到这分儿上啦，梅子怎么办，只有用八个字来作结“听天由命，无可奈何”。可是出嫁前的头天晚上，梅子把一个自己绣的荷包交给嫂子，这荷包是在绿缎子面上绣了一朵紫红色的梅花。她跟嫂子说：“替我交给张伦吧，还有一句话：‘这是我的心，留个念想儿吧。’”豆大的泪珠儿滴滴答答地落在荷包上。

自从胡氏过了门之后，这么个漂亮的兄弟媳妇可让张大有看在眼里，记在心上，

就跟一只馋猫似的整天地盯着胡氏，可是这新过门的胡氏，虽不知书却很达理，除早晚给老公公请安之外，见到两位大伯子，问过安之后马上回避。张大有是狗咬刺猬没处下嘴，他总不能在光天化日之下强行非礼吧。可是今天有了个机会，今天在城隍庙让翁老汉摔了个四脚朝天，他正要跟人动武，又让张发林给叫了回来。他们两人穿过大厅之后，张大有跟张发林说了句：“你去告诉老爷跟大少爷，就说我回来了。”说完之后直奔进自己住的西厢房，站在暗间门口一看，不由得立时心花怒放，原来胡氏正坐在床边安慰鬓发散乱，形容憔悴躺在床上的二嫂。张大有一步蹿到胡氏的身边坐下，嘴里说着：“弟妹来了。”可他的左手已然从胡氏的衣襟下探入怀中，去摸她的乳房。

“哎哟！”胡氏一声惊叫，急忙站起身来。

张大有的妻子心里也明白个八九：“怎么啦！弟妹。”

张大有急忙掩饰：“啊！是我不小心碰了弟妹一下，对不住，对不住，来来来，弟妹，我让给你坐。”说着又去拉胡氏的手。

胡氏闪身躲开，她见二嫂已然病入膏肓，不便发作，忙说：“我去看看给煎的药怎么样了。”言罢拔腿就走。

张大有这回算是占了便宜啦，冲着胡氏一阵淫笑：“弟妹，慢走，我就不送了。”

胡氏对他那种骄奢淫逸的丑态，不屑一顾扬长而去。

“唉——”张大有的妻子一声长叹：“大有啊，你天天在外边花天酒地，嫖娼宿妓，夜不归寝，我就不说什么了。可你不能淫人妻女为恶一方啊！如今倒好，你又打起小婢儿的主意来了，刚才你居然动起手来摸人家，别以为谁都没看见。要知道她男人跟你可是一奶同胞的亲兄弟啊，这不光是缺德，你这是乱伦！苍天有眼，神鬼不容啊！”

这几句话正戳在张大有的肺管子上，立时恼羞成怒，他抡圆了胳膊“啪！”的一声，一个嘴巴正打在他妻子的脸上：“放屁！你这个臭娘们，要死的人了，你还他妈的吃醋！”

一个是身强力壮的武举，一个是奄奄一息的病妇，这一巴掌打下去，张大有的妻子立时毙命，气绝身亡。

胡氏三步两脚地往前院大哥、大嫂住的屋里走，一腔的怒火，满心的羞怯和耻辱无法发泄，是啊，刚才发生的事情能跟大哥、大嫂说吗？张大有在外边无法无天，在家里也是个霸主，跟大哥、大嫂说了，他们又能怎么样呢？别说是哥嫂，就是他爹又能如何呢？其实张大有在外边的行为，胡氏也并非没有耳闻，在家里日常生活中，张大有对自己的一言一笑，一个眼神儿，那种不怀好意的表情，胡氏也有所察觉，只是今天太无礼啦，胡氏心中的这口恶气难出，所以走在去前院甬道里的时候，她转回身去朝着张大有住房的方向啐了一口：“呸！畜生，你得不了好死！”

张秀伦夫妻住的三间北房没有隔断，东耳房是他们的卧室，丫环小红住在西耳房。这三间屋里的家具都是楠木制造，还镶嵌着螺钿，色泽光芒富丽堂皇，临窗而设

的是一架紫檀的书案。张秀伦正坐在书案前打着算盘记着账。小红帮着大太太给二弟妹淋药。这时正好胡氏走了进来。向大哥、大嫂行了个万福。

大嫂问胡氏：“你看怎么样？”

胡氏摇了摇头：“我年纪轻，见得少，不过……看样子可不大好，人都走形啦。”

“老二不是回来了吗？”张秀伦转过身来问胡氏。

大嫂抢着说：“他回来有个屁用，走，咱们看看去，小红，你端着药。”

“欸。”小红端着药碗走在前边，当她刚刚走到门口的时候，伺候张大有妻子的张妈，怀里抱着斗儿，惊慌失色地闯了进来，正好与小红相撞，药碗落地摔得粉碎。小红惊叫一声：“哎呀！二奶奶的药！”

张妈声泪俱下地说：“二奶奶用不着啦！二奶奶已然咽了气啦！可怜哪，扔下这么个吃奶的孩子——斗儿啊！”

“啊！”张秀伦急忙站了起来：“虽然医生也说无药可医了，可也没说会这么快呀。三弟妹你跟大嫂把寿衣给她穿上。爹上庙里烧香去了，我赶紧去回禀一声。”说完之后匆匆离去。

当天的夜里月夜朦朦，疏星点点。

张家的大厅里，屏风前停放着张大有妻子的灵床，床前用两张八仙桌合在一起作为供案，桌围子都是白色的地蓝色的边儿。案上摆着香炉、蜡扦儿，炉内燃点着线香，蜡扦儿上点着一对白色的素蜡，还供着一碗饭、一杯酒、一盅茶。

张大有怀里抱着熟睡的斗儿，坐在椅子上，右手拿着一把哑壶，对着嘴喝着闷酒。

九个和尚手执木鱼敲打着，围着尸体在走动中念着《倒头经》。过了一会儿，张秀伦快步地走了进来，他跟领经的主持和尚恭恭手，然后与其耳语了几句。主持点点头带着其他的和尚退出大厅。张秀伦转过身来跟张大有说：“二弟，我把爹接回来啦。”张大有往门口看了一眼，这时张体文正好走了进来。张大有懒洋洋地站了起来，叫了一声“爹”。

张体文斜了他一眼，未加理睬直奔灵床，他站在尸体旁边凝视良久，然后深深地叹了一口气：“唉——孩子，你嫁到张家本应该享些荣华，受些富贵，可你年纪轻轻竟然撒手尘寰，我刚才还到庙里为你念佛求寿，回家之后你却躺在这里，这真是‘前世之因，后世之果。生死由命，富贵在天啊！’不管怎么说，你为张家生下斗儿，让张家香烟得继，就是立下一大功劳。我们不能对不起你……”话到伤心处，老人难禁泪滴腮下。他用手帕擦干了泪痕。问张大有：“这场丧事你打算怎么料理？”

“料理什么呀？要棺材咱们家有棺材铺，得地里挖个坑，找几个和尚吹打吹打，抬到坟地一埋，不就完了嘛。”张大有说完重新坐下。

张秀伦知道这话大违父意，急忙阻止：“老二！”

“呸！你个混账东西，你媳妇没犯七出之条，还给你生下个大胖小子，你凭什么这

样对她？她娘家也是有头有脸的人家，找上门来叫我以何言答对。再说，咱张家在寿州是什么地位，丧事办得潦草，你不知羞耻，我还要这张老脸啊！丧事怎么办，由你大哥安排。咳！家门不幸啊，我早晚得让你这不孝的东西气死！”张体文说完踉踉跄跄地走了。张秀伦急忙上前搀扶。

稍顷，九个和尚又回到大厅接着念经。

张大有满腔怒火无处发泄，抓起唾壶想继续喝酒，无奈唾壶不大，余酒无多，没喝了两口就空了。他狠命地把唾壶摔在地上，冲着和尚们怒吼：“别他妈念啦！你们能把死人念活吗？滚！滚！滚！”

和尚倒是挺听话，马上止住声音，排着队鱼贯而去。可他们心里明白，不让念更好，还省事儿省嗓子哪，反正也不少给钱。

张大有这一声吼把他儿子惊醒了，吓得哇哇地哭。斗儿的哭声引发出张大有的一个奸计，他立马抱了孩子往四进院里就走，经过胡氏的窗前时看见屋里还亮着灯。他暗自庆幸，真是天助我也。于是加快脚步跑进自己的屋里，把斗儿扔在床上，也不管他继续在哭。拨亮了油灯，打开柜门儿从中取出来他老婆的首饰盒子，找了块手帕铺在床上，把首饰盒子的首饰全都倒在手帕上，包了包往怀里一揣，重新抱起斗儿一路小跑来到胡氏卧房的窗外，急切地敲了几下窗子：“弟妹，弟妹，还没睡下吧，请你开开门，我有件事情得求你。”

经过白天张大有竟敢乱摸自己的乳房，胡氏自然非常警觉：“求我？有什么事儿会求我？”

“斗子她妈死了，这孩子没人管了，我只能求弟妹帮我一把，帮我带带斗子。”

“咦？斗子不是由张妈管吗？”

“哎哟！我的亲妹妹耶！那个浪货，你还不知道吗？不是赌钱，就是喝酒，刚才跟我说她小肚子底下难受，把孩子扔给我就走了。”

胡氏起先觉得张妈不对，可是又想张妈不会这样，这其中可能另有原因：“我找她去。”胡氏来到堂屋，卸下门栓，打开房门，正要出门去找张妈。不料张大有抱着斗儿正好堵在门口。张大有说：“弟妹，你是个聪明人，怎么也一阵儿一阵儿的犯糊涂啊。张妈自然跑不出这个院子，可这会儿她在哪个男人被窝里犯浪劲儿呢，你知道吗？以往到了夜里也是你二嫂带斗子，如今把孩子整天地交给她，咱们能放心吗？到眼下为止，老爷说过：这可是‘千顷地，一棵苗啊’。弟妹，我也不能让孩子整天地总缠着你，白天还是给张妈，我只求你晚上带带他，老三又不常回来，他回来的时候你们好你们的，孩子交给张妈几天也还可以。绝不耽误你们两口子的……”

“不行。”没等张大有把不堪入耳的话说完，胡氏一口拒绝了。

“弟妹，你不能见死不救啊！”

“我没有孩子，根本也不会带孩子，救什么救？”胡氏说完退了一步就要关门。不

料张大有抢先一步“扑通”一声跪在地上，他在斗儿的腿上掐了一把，孩子立时失声痛哭，他把孩子也放在地上：“弟妹，你要不答应我就跪死在这儿也不起来。”

此刻的胡氏心里有如“搁浅的船——进退两难”。她猛然想起二嫂死的前两天曾经托付过自己，她死之后让自己多照看斗儿，自己是点过头的。如今答应了带斗儿倒没什么麻烦，可是张大有这个畜生一定会借机又来调戏自己。不答应吧，这个无赖跪着不起来。让人看见显得我这个当婶娘的也太无情了，眼下孩子躺在地下哇哇地哭……胡氏思来想去她想出来一个主意，先接下孩子，自己处处小心，严防畜生非礼。静下来再想办法摆脱这种局面。于是胡氏俯下身去抱斗儿：“好，晚上我先带着，有什么话以后再说。”

“谢谢弟妹，谢谢弟妹。”张大有也站了起来，从怀里拿出那包首饰来，接着说：“我也不能让弟妹白受累，这是那死鬼留下的首饰，全在这儿了。弟妹先戴着，办完了丧事我再给你打新的。”

“不不不，我不要，我不要！”

“咳，咱们都是亲人，客气什么。”张大有说着就要把首饰包塞在斗儿的身子与胡氏的胸部之间，胡氏防止他借机占便宜，忙将孩子托起挡住他的手：“我说不要一定不要。”张大有无奈只好把首饰包放在斗儿的身边，他叹了口气：“唉——斗子，我是真疼你，真爱你，真稀罕你呀！我说这些话你心里不能不明白吧？”他说这些话的时候，听起来是对孩子，可两只眼睛却死盯着胡氏。胡氏是又急又恼又羞，气得面红耳赤，恨不得骂出声来。张大有见状甚为得意：“哟，弟妹，好端端的你怎么脸红了？是哪儿不舒服吗？”说着伸手去摸胡氏的脸。胡氏甩头闪开，抱着斗儿走进卧室，“咣当”一声把门踢上。

张大有“嘿嘿”一乐：“等我把死鬼弄出去，就来疼你。”说完之后他也走了。

寿州的首富张家办丧事，寿州的工商界，大小乡绅，远亲近邻，张姓家族以及各界人氏都来送葬。僧、道、尼三棚经，近百名的出家人吹吹打打诵经念佛，大殡前是清道神、开路鬼、金山、银山、童男童女、旗锣伞盖、车船马轿各种执事，六十四人的扛夫剃头穿靴子，抬着柏木棺材，上盖五彩棺罩。因为斗儿太小，张发林代替斗儿打着引魂幡走在棺材前面。张妈一个人抱着斗儿坐在轿车上，紧跟在棺材后面。第二辆轿车上坐的是张秀伦的妻子，胡氏跟丫头小红。再后面的轿车才是送殡亲友家的女眷，足二三十辆。轿车后边是张秀伦，张大有和众多男宾，有骑马的，有步行的。从头到尾这支送殡队伍足有一里地那么长、浩浩荡荡穿城而过。

出完殡的当天晚上，张大有躺在自己的床上，欲火中烧辗转反侧难以入睡。突然，他听到胡氏在自己房中打火镰，嚓嚓地响。张大有认为有机可乘，从床上一跃而起，直奔对面的西屋。

胡氏怕斗儿尿了床，打火镰点上油灯，正在把斗儿小便，就听见有人在窗外轻轻

地弹窗户纸，她马上想到这一定是张大有。果然，张大有在窗外压低了声音说：“弟妹，开开门吧。咱不是说好吗，我把死鬼埋了就来疼你，这会儿神不知，鬼不觉的……”

这是夏天，胡氏上床睡觉自然脱去外衣，她怕张大有捅破窗户纸看到自己半裸的身体，所以“噗”的一口气吹灭了油灯。

张大有还在外边说：“开开门吧！弟妹，你发发善心吧，疼疼你哥哥吧，老三又不在家，我天天夜里陪着你不好吗？”

“呸，畜生！”胡氏大声地喊了一句：“你要再不走，我可要叫人啦！”

“唉——多美的事啊……”张大有只好走了。当他走到自己的屋门口忽然停住了脚步。向自己的面门猛击一掌：“我要不把你弄到手，我就是狗狼养的。今天晚上得让凤姐给我松松筋骨。”说完之后来到院墙下，一纵身越墙而过。

张大有所说的凤姐是谁呢？原来她是榴香院妓馆的一名妓女。但是她在寿州所有妓女中称得上是第一美人，弹得一手的好琵琶，而且歌喉圆润余音袅袅，令人荡气回肠，无愧于名妓之称。自幼父母双亡，受人贩子拐骗卖入娼寮。开始接客作为清官儿，只卖茶客，如果客人想要住宿，那可不是随随便便的。照妓馆行业的规矩那叫“上头”，“上头”的仪式非同小可，跟大姑娘出嫁差不了多少。嫖客要在妓院中大摆酒宴，还要雇棚匠在妓院高搭喜棚，张灯结彩。再加上“上头”的夜度资，总括下来总要上千两的银子。一般的所谓富家子弟是办不到的，在寿州只有张大有不仅给凤姐“上头”，而且还把凤姐包下来，一包就是三年，每年包银八百两。包下来的意思就是不准凤姐再接其他客人，连茶客也包括在内。凤姐今年已经二十岁了。比没“上头”之前不但更显得风韵千种，袅娜多姿，而且肌如美脂嫩白滑腻，一双丰乳楚楚动人，特别是她的眼睛，深深的双眼皮，又黑又亮的眼珠，顾盼之间流露出一种灵动的俏媚，天庭开阔下颌俊俏，只是唇线略宽双唇略厚，相反地也显得热情奔放，柔情洋溢，总的来说不愧为四个字——秀色可餐。凤姐被张大有包着，忍受着他兽欲性的蹂躏，自然苦不堪言，幸好张大有胡嫖滥赌的去处很多，并非夜夜都来骚扰。除张大有之外，不会成为任何嫖客猥亵纵欲的工具。

今天夜里张大有来到榴香院的时间已经是三更天了。这个时间不会再有嫖客来了，所以妓院也关门落灯了。张大有站在门外想了想，还是不兴师动众的好，于是他绕到后墙，凤姐住在二楼，一面窗户正对后街。张大有纵身上房，三翻两越来到凤姐的窗户外面，用力敲了敲窗格子：“开窗户！快！”

凤姐从梦中惊醒：“谁？”

“连我的声音都听不出来啦？张二爷。”

凤姐听出来了，真是张大有，她连忙下地开了窗户，张大有蹿入室内抱住凤姐又啃又亲。凤姐把他推开：“着什么急呀，我又飞不了，先让我把灯点上。”

“咳，不用点灯啦。”

“黑咕隆咚的，谁也看不见谁，没意思。”凤姐说着打火镰点上灯。张大有匆匆忙忙地脱衣服。凤姐看了他一眼，噗哧一乐：“二爷，你不是武举吗，今天怎么改了行啦？”

“改行？改什么行？”张大有茫然不解。

“飞贼呀！”凤姐说完“哈哈”大笑。

“好你个浪货！今天非让你求饶不可。”张大有把提过来凤姐把她按在床上，粗野地扒她的衣裤。

凤姐并不拒绝，冷笑着说：“你不是专门来找我的吧？一定是在哪儿碰了钉子，拿我当替身儿来的吧？”

“没错，在我们家。”

“你们家！跟谁？”

“兄弟媳妇。”

“什么！连你兄弟媳妇你都想玩儿？”凤姐大惊，反射地挺身欲坐。

张大有把将其摁倒：“少废话，当替身不是也舒服吗？”

过了两天之后，胡氏正在堂屋哄着斗儿玩，不料张大有一步闯了进来，手里还拿着一个包袱，他的两眼死盯着胡氏，嘴里却说：“宝贝，爹可想死你了，来，快让爹亲一口。”说着就要把自己的脸插在斗儿的脸与胡氏的胸部之间。其实胡氏早有防备，顺手就把斗儿递向张大有：“去罢，让你爹亲你去罢。”

“你等等，先等等。”张大有没去接孩子，转过身来解开包袱，从中拿出来一块大红色的绸子衣料：“弟妹，这是我送给你的，这块料子做了衣裳，穿在你身上得赛过九天仙女，走在街上让寿州的男人见了，还不全都得酥喽！”

“你少胡说八道，我不要。”

“要不要的咱单说，先披上看看你就喜欢了。”张大有眼疾手快，把衣料一抖便将斗儿与胡氏裹住，搂在怀里就要亲吻。

胡氏没有料到，这个畜生竟然如此色胆包天，自己怀里又抱着个孩子无力挣脱，只有大声惊叫：“哎呀！快来人哪！”这一声真把张大有给震住了，他怕万一来人看见后果会不堪设想，让老爷子知道了，断了自己的财路可就全完啦。因此他只好松开双手，一任衣料脱落于地。

幸好是深宅大院没人听见，自然也没有人来，可是两个当事人一时都不知所措，只有尴尬相对。就在这个时候张发林从门外探进头来，向张大有点了点头，然后叫了声：“三婶。”龇着牙花子含着一脸的坏笑，接着说：“我三叔回来啦！正给老爷请安哪，这是他带回来的两罐好酒，让我先送过来……”

“搁到桌上吧。你再去趟厨房，告诉老崔，晚上单炒四个三爷爱吃的菜，我陪你三